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目錄

詔令

招宋王權詔正隆六年以上原列卷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詔令

諭遼上京官民詔 天輔四年

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負固不服者即拔攻之降者撫恤之汝等必聞之矣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比遣宗雄等相繼招諭倘不聽從今若攻之則城破矣重以弔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 金史

以完顏杲爲內外諸軍都統率師伐遼詔 天輔五年

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 金史

命太宗貳國政詔 天輔五年

汝惟朕之母弟義均一體是用汝貳吾國政凡軍事違者閱實其
罪從宜處之其餘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 金史

諭上京官民詔 天輔六年

朕順天弔伐已定三京但以遼主未獲兵不能已今者親征欲由
上京路進恐撫定新民驚疑失業已出自篤密呂其先降後叛逃
入險阻者詔復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孥戮無赦 金史

諭六部奚詔 天輔六年

汝等旣降復叛扇誘衆心罪在不赦尚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
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 金史

獎諭都統杲遣使獻捷詔 天輔六年

汝等提兵於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
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若未可往即
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
數來上不可恃一戰之勝輒有弛慢新降附者當善撫存宣諭將

士使知朕意金史

答鄂囉奏俘遼主戚屬詔天輔六年

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于宋尼楚赫不須往矣遼趙王寶納埒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慰撫之金史

招降遼和勒博詔天輔七年

聞汝脅誘吏民僭竊位號遼主越在草莽大禍不再汝之先世臣服于遼今來臣屬與昔何異汝與余睹有隙故難其來余睹設有睚眦朕豈從之儻能速降盡釋汝罪仍俾主六部族總山前奚衆還其官屬財產若尚執迷遣兵致討必不汝赦金史

諭關津不得禁民往來詔天輔七年

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禁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間被虜及鬻身

者並許自贖爲良仍令馳驛佈告 金史

答時立愛請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詔 天輔七年

卿始率吏民歸附復條利害悉合朕意嘉歎不忘山西部族緣遼主未獲恐陰相連結故遷處于嶺東西京人民既無異望皆安堵如故或有將卒貪悍犯紀律輒掠降人者已諭諸部及軍帥約束兵士秋毫有犯必刑無赦今遣幹毿阿里等爲卿副貳以撫斯民其告諭所部使知朕意 金史

張覺叛諭南京官吏詔 天輔七年

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爲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可輒爲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爲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爲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 金史

賜夏國誓書 天會二年

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

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啟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効力於晉主致結歡於王師先皇帝以為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遵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効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 金史

允上太祖謚號詔 天會二年

先聖登遐眇躬繼祚念大勳之巳集顧尊謚之猶稽卿處元良性資純孝請行追冊之禮深契永思之懷所請宜允 大金集禮

上太祖謚號布告中外詔 天會三年

朕以眇躬嗣膺丕緒伏念先皇帝生資神武卓冠古先威振如雷霆道大若天地日月所照罔不歸仁豚魚之微亦皆被澤念豐功厚德當盡顯揚賴元老宗工有所協贊比覽章奏深協朕懷穀旦式涓上儀爰舉以天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恭上尊謚曰大聖

武元皇帝廟號太宗於戲肇無疆之業至聖人以難名彰莫大之功非隆謚而曷稱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大金集禮）

答元帥府奏宋降詔（天會五年）

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繼而不改前迹更變渝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併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土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念舉師止爲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從主遷居者聽（北盟會編參大金弔伐錄）

廢宋諭欽宗詔（天會五年）

敕趙桓省所上降表汝與叔燕王俁越王偲已下宗族及宰臣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於十二月日出郊望闕稱臣待罪事具悉背義則天地不容敗盟則神人共怒其纘與助非朕得私肇

自先廟開圖乃父求好我以誠待彼以詐欺浮海之使甚勤請地之辭尤遜析木版圖第求入手平山偽詔曾不愧心罔天討以自干忽戰書而固犯肆予纂紹猶至涵容迄悛惡以無聞方謀師而致討猶聞汝承得位朕望改圖如何復循父佶之覆車靡戒彼遼之禍驟雖去歲為盟於城下冀今日墮我于畫中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搆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惟假臣權不贖父罪自孽難逭我伐再張將臣激怒貳之心戰士增敵愾之勇息軍犯五不韙之罪喪亦宜乎晉帥有三無報之心倍猶未也以是濟河航葦克汴如毛人競覆昏天莫悔過誰肯面城而借一果聞舉族以出降既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大金弔伐錄

答高麗謝宣諭表詔　天會五年

省所上表謝宣諭并進奉物事具悉卿撣人未諭之前願為附屬再會既通之後益亮勤悰因嘉志在於畏天當即恩綏而賜地頃

陳貢篚止上謝章頒閱之餘奬歎雖切尙託言於戶口未奏到于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 高麗史

滅宋立張邦昌布告高麗詔 天會五年

勅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爲朕之藩宣理當誕告厥初汴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勤申結與鄰之好先皇帝曲矜懇至卽示允諭曾無知施以固盟翻更納亡而搆怨逮桓纘紹復佶云爲仍久示於含宏訖無閒于悔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帥之一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惟積釁之深至有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主議降新封況生民惟懷至仁恩推舊宰已於今年三月初七日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子幷燕王越王鄆王以下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亡宋太宰張邦昌爲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輸誠悳造物之全功所宜同慶今賜卿衣帶犀金銀絹緞匹等物

至可領也 高麗史

降封宋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布告高麗詔 天會六年

朕聞夏商而來莫非不仁失天下漢魏以降則有故事爲諸侯茲載籍之具書非一時之創見惟宋太上皇趙佶少帝桓所以背恩而失信與其致討而就俘亦已使聞不須重敘自茲期歲遞在別都比詔詣於闕廷因面數其過失顏之厚矣有伊戚之自貽人皆知之顧何詞而以對隕越於下咸服其辜然罪可釋愚可哀終棄絕之弗忍惟名不正言不順亦爵號之旣加已于今年八月二十六日降封趙佶曰昏德公趙桓曰重昏侯事皆維新理宜誕告言念至公之舉諒協同慶之誠嗚呼命不于常國必自伐維皇上帝之震怒不爲桀亡非予一人之能令侯于周服敬爾有土其聽朕言今差司古德韓昉等充報諭使副仍賜卿衣帶匹緞銀器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高麗史

答高麗進誓表詔 天會八年

省所上表稱謝進奉銀器茶布等物幷附進誓表章具悉朕不得
已而征見立俘于二罪非常之慶遂誕告于四方卿膺有王潘鎬
守臣節露囊章而展謝旋篚貢以將誠載念忠嘉豈忘歎尚所有
合諭事件具如別錄至當深省以善後圖 高麗史

別錄

昨遣伯淑宣諭去時止言保州虛城將來到彼若是所約事件
一一畢從更加懇求即當劃賜洎其金子繆入朝所上表內妄
稱拔入戶口交付之事既積歲年之久復有風土之殊罔有安
存悉皆物故許令小國當取便宜致於回詔特諭倘託言于戶
口未別奏于誓封但其事事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
言其或不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又司古德韓昉等奉使亦仰
如上具款議及回來奏稱將到語錄依前飾言臣父先王生前
不獲前後屢降詔書未曾卻有一起釋放戶口專俟將來進上
誓表必以依從今覽來表文意似亘訖無歸納戶口辭語必謂

入賀生辰正朝至于橫使不失其時況又從命上訖誓表足絕猜貳故以不言付之事若計前後新舊戶口其數不少無因俱爲物故除當日陣亡後因病卒者自無追索外至如身歿須有遺骸更或本身現在并其諸子孫婆婦等戶並委疾速刷會見數具表奏聞卽當亮察如或果難依應所進誓表亦無爲定 高麗史

答高麗請免索保州人口詔 天會八年

省所上表并進奉御衣帶銀器合物等卿志存協輔職在正封稽首稱藩務協畏天之禮充廷祗貢事陳享上之儀言念忠勤不忘嘉歎所告奏事續當報諭 高麗史

尊太祖太宗皇后爲太皇太后詔 天會十三年

朕席祖宗二聖之休德託于士民君王之上涉道日淺罔知攸濟方賴毋儀自家之化成孚王道而兩宮之號未極其崇朕用惕然夫推親親以顯尊尊古之制也雖日雅四海之養而名稱未正如

尊尊何宜率舊章用賁孝治太祖皇帝皇后紇石烈氏太宗皇帝皇后唐括氏皆位冠六宮屬尊一體在均厥禮奉正鴻名並尊曰太皇太后第當別之以宮如長信故事俟諒陰畢期有司擇日奉冊具禮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報哀高麗詔　天會十三年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遘疾彌留奄棄萬國攀慕哀號不克勝處朕欽承彝訓繼追與情以眇眇之躬嗣丕丕之業卿面聞訃音諒極悲凝益勵乃心同底于理　高麗史

追上祖宗謚號詔　天會十四年

蓋聞積厚者流遠德隆則報豐通古今之達道也朕仰惟祖先奕世脩德皇基帝迹濬發其祥而號未崇誠爲闕典者太祖太宗方經啟恢廓故不暇給夫禮時爲大惟予紹膺多福天地底平大禮尚稽惕然增懼追王國聖人之制然歷代以降世數不同亦有昆弟相及者立大功者皆極其號其與百官羣探故實以今況古務

求厥衷更當迹行累功用節大惠朕將請于帝以永無窮之傳大金集禮

允尚書省請廢劉豫詔 天會十五年

齊國建立于今八載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廢劉豫詔 天會十五年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升平顧自濁河之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其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庶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晝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

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北盟會編

下宗翰獄詔 天會十五年

門下先王制賞議罰賞所以褒有功非濫恩也罰所以誅有罪非益怒也朕惟國相黏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丕祚眷懷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臣重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徇私奏對悖慢理當棄礫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北盟會編以上原列卷三

答請定官制詔 天眷二年

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于改為言之易行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於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須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民欲端本于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渺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

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儘至有成撥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搆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紊自餘條款繼此祗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其思遵守 松漢紀聞參北盟會編

誅宋兗諸王詔 天眷二年

周行管叔之誅漢置燕王之辟玆惟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敦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沖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閒有懷蠭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翳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慾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勳

舊欲孤朝廷即其所疏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覩會甯少尹胡實剌郎君石家奴千戶迭孛离古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援首底亡爰自克犇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爭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賴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幷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詿誤更不躧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晝衣而有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松漠紀聞參北盟會編

誅希尹蕭慶詔 天眷二年

朕席祖宗之基撫有萬國仁燾德覆罔不臣妾而帷幄股肱之舊敢爲奸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陳王希尹猥以軍旅之勞

寖備宰輔憸愎憸忍出其天資蔑視同僚事輒異論頃更法令之始永作國朝之規務合人情每爲文具比其改革不復遵承幾喪濇風徒成苛政至乃未稟詔諭遽先指陳或託旨以宣行每作威而專恣甚者密植黨與肆行誕謾僭奪玉食之尊荒怠梟鳴之口外擅國家之利內朘骨肉之恩日者師臣密奏姦狀已聞弗蚤加誅死目不瞑顧雖未忍灼見非誣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遠燕居而面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迄致彰敗躬蹈前車之既覆豈容蔓草之弗圖特進尚書左丞蕭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將致于理咸服厥辜嗚呼賴天之靈既誅兩覲之惡享國無極永保億年之休咨爾臣民咸體予意　北盟會編

以陝西河南地歸宋諭吏民詔　天眷二年

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儻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爲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

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无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咎 大金國志

議收復河南布告中外詔 天眷二年

敕行臺尚書省粵有遼叔世專肆奢暴惟皇天假手于我太祖武元皇帝恭行討伐併有土宇惟我太宗文烈皇帝不敢閟於天降威乃命帥臣自大江以北皆為我有太宗始務息民不貪其土止以大河分流為界自河以南苟得賢而處之亦猶吾民況以天下為公古之道也遂建張邦昌為大楚畏懦無立不克所付未幾就戮爾劉豫再立位號皆自我師援之拯之守之護之僅有存焉亦以使我軍士就獲安息不謂向者達賚等入奏援立劉齊非所以利適足以害人也三軍之士往往皆曰自開拓以來大事既定申畫封疆亦有年矣何故罷於奔走遠越分疆遠屯戍守他土曷若

併一措畫惟君與民皆得休息矧惟劉豫悖德屢聞立武非已終竟無所濟今取河南惟河南惟其土人宅爾土繼爾居甸爾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河南惟其安罔有他心亦惟軍士能戮力一志爲安守我土以此而行可速定朕乃從其言內外罔不帖然達賚等復力言齊爲不道旣廢矣邊面四塞遐邈猛士雖守之未免枕戈坐甲之勢閒以江左爲鄰易生釁隙不可徹警難以久安之計不若因以河南地錫與大宋恩義非爾所求而與之非爾所致而得之爲恩重矣爲義深矣朕詢于衆言或不可者三之二朕以元元休息之意斷自朕心又可其請達賚等不俟詔命款報邊割疆土旋班屯軍凡此之爲皆達賚等實稔姦謀相爲接好將啟亂心預圖外交先施責報庶無交攻之患包藏詭狀專輒陳請割賜土疆職此之由朕常以止戈爲武含垢藏疾不欲重違成命故王倫旣執之後命使發藍公佐偕往責數之謂歲貢齊正朔徵誓表追冊命冀其無我違然後禮降封冊今省來章甚如也其餘事意反有要求

況河南中原之地實惟天所授天與不取縱敵長寇為患滋甚亦使人心久則異異則變生抑又保聚完具蔓草難圖而使生靈愈罹殘毒不能休息由此思之朕志先定昆命于朝僉曰不可赦時哉不可失乃議大軍數道節制並進應洪流之南皆從撫息嗚呼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尚念軍士久歲征役所成大事式當此行尚慎終其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暨爾千夫長今日之事一乃心力勖哉果毅亦念汝等立事立功有用命有不用命嘗為傳聞與親見之不同朕將聽覽以明其善否亦欲俾新民聞朕將往尚能向火而求蘇也行幸南燕可無令孑遺一夫皆分白省諭各設耳目量擇進退能歸款而來者不使秋毫敢犯執迷頑不從者薙伐無俾易種在外者原加安恤還定勞來之俟軍克日先備將士功迹大小多少以聞予將親覽焉如該載未詳可臨事便宜行之所有別降詔書已丁寧開諭無有遠邇宜體朕懷

命元帥府撫定河南詔 天眷三年

蓋聞信合于義然後可循舍是自俘猶執一也故聖人之道貴在隨時未有泥而不通能濟其治日者齊政不綱人用咨怨既黜厥命晏然惟和時將混一教風有截無外不圖姦臣昌等稔知禍逆厚寇欺君請歸侵疆務繼絕世朕亦欲柔懷是德俯用聽從庶如不世之恩自取為邦之福洎王倫等至理又乖衷雖報謝為名而於實不繼故蓋公佐回丁竄理索諠故當然審必可行乃令款報比得莫將等來所陳事日靡所遵承襲舊爵以自如略王正而不用顧辭封建拒進誓章至于曏昔逋逃嘗言願遣今欲與河朔等路流寓臣民併為藏斬自奸臣伏罪迹厥攸行內侮外連情狀甚著所不卽行討取者蓋天下為心在彼猶此姑務含容以圖竄止又慮民吏滋久相效執迷邊隙兵端殆將無日犯而後取禍亂必深弭爾後艱在吾早定今命元帥府領大軍數道並進撫定元係本朝都邑州軍師之所在務加優恤以副予子惠元元之意夫與

尊之異豈所樂為而恩威張弛之閒蓋不得已也凡有見聞當體
至意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受尊號詔 皇統元年

博考藝文敷求古訓謂其尊虛名而徇衆欲不若修實德以承天
心故屢卻於奏章將確守於朕志而叩閽愈衆陳義益堅推讓再
三敦迫備至念天自民而聽拒違恐咈于樂推而名者實之賓佩
受終期于求稱勉依來請惕懼增深所請宜允 大金集禮

立子濟安為皇太子詔 皇統二年

敕尚書省廣愛惟覩愛厚人倫之化立子貴嫡允為天下之公朕
欽紹基圖祗勤夙夜屬燕謀之肇慶自椒掖以儲祥誕揚典冊之
儀式副臣民之願皇嫡子濟安徇齊秀質岐嶷英姿載夙于初協
漢后日符之夢誕彌有赫同周家聖瑞之光屬竿軸之獻言詔春
官而協議謂國本所當早建而宗邑宜有其承稽載籍傳嫡之俗
言有前代承平之故事禮之所急義不可辭乃因吉日之良備正

前星之位咨爾有衆其體朕心已降制命立爲皇太子仍令有司擇日備禮策命佈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冊封高麗忠孝王詔　皇統二年

九儀錫命禮本於周官諸侯稱王事從於漢制卿世遵舊約躬踐令猷肇從嗣守之初克謹稱藩之義累年于此一德不渝宜封冊之遂行飭馳軺而往使恪守爾典恭聽朕言今遣使冊命仍賜九旒冠一頂九章服一副玉珪一面金印一面玉冊一副象輅一馬四匹別賜衣帶匹緞器用若干鞍轡馬三匹散馬四匹　高麗史

加高麗恭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　皇統二年

朕恭承先業奄有庶邦賓實有名勉徇樂推之意由中及外惟均大賚之恩奕世撫封象賢嗣爵夙篤遵王之義宜膺進秩之榮屬使傳之往馳申命書而用錫尚綏厥位永孚于休　高麗史

令增上太祖謚號詔　皇統五年

自古繼體守文之君必以遵制揚功爲本乃宏宣于令問用茂對

于先靈恭惟太祖武元皇帝元德昭升帝心簡在櫛風沐雨躬創業之艱難杖鉞秉旄拯生民於塗炭集成大統垂裕後人致今日之太平自睿謀之先定方廟祏以明崇建庶可靈神而謚號之所推尊尚多遺美音容如在夙夜靡遑蓋禮有貴于治情事亦存于師古爰資率儞恭議答揚宜令尚書省集百官五品以上與禮官其議增上謚號仍詳具典禮以聞 大金集禮

令增上祖宗謚號詔 皇統五年

朕聞創業垂統祖先所以貽燕謀遺制揚功後嗣所以恢宏烈稽孔聖達孝之說見武王追尊之文著在禮經遂爲永法我國家千齡應運累聖重光造攻始於有邀基命集於皇祖比涓吉日祗薦降名天日澄輝神民慶悅載念丕圖之永邈率由弈葉之相承始于憂勤寖以光大在眇躬持守之意敢專享于盈成推武元尊親之心想不忘于敬愛昭茲令聞屬在此時宜令尚書省于都堂集文武執事官五品以上與禮官稽考前代故事議增上祖宗尊謚

議定擇日奏告施行 大金集禮

施用新寶詔 皇統五年

惟帝王傳信之章取天地合符之意倣羲圖而制範蟲軒篆以成文所以施命四方作孚萬世古今所尚損益可知我國家一統光臨四征者定疆理所至咸績於禹功印璽之傳尚循於遼舊襲用既久漫漶靡鮮乃命有司爲之更制縱廣契三才之妙高厚法五行之成鳩工雖假於人爲創意乃由於帝錫涓日祗受與天匹休其新造御前之寶書詔之寶已於今月二日施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煬王即位大赦改元詔 天德元年

門下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大器授於太宗文烈厥代不忘先遜遷玉宣命屬之前君以繼洪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協心撥正久而弗悛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既殂殞宗族大臣咸以太祖經營

締構所繇垂統推戴眇躬嗣臨天下朕以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涉氷淵未知攸濟尚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翼以底於治宜布惟新之令以宏在宥之心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爲天德元年於戲嗣守丕基休於宗祏永綏縣宇尚賴黎元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北盟會編

告百官詔 天德三年

朕臨民而爲父母必思安於兆民繼體而爲帝王必思期於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止便於目前承祖宗之謨不敢忘於在遠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甯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慮歲時之滯凡天下國家無親疎彼此人問各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於公相之子孫閭閻之黎庶一親視之如朕之所喜无以加焉朕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飡不甘味寢不安席加以太平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自古帝王固有酣酒嗜音輟朝廢政窮奢極欲耽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

犯顏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諫臣之口无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不然者重念太祖皇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於水火之中非欲自尊務承先志兢兢持平雖跬步不敢忘爾凡有官君子特享爵祿於安平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初合朕求治之意交修不逮以熙庶績朕宜布詔令以告百官蓋有五刑著爲常典小者加之責罰大者至於誅戮有罪犯必罰无赦爾或權於邦憲實有傷於朕心故使通聞庶令天下有守法奉公無姦贓之過朕所聞知必加進用自今以後凡有罪者无赦或隱而相容凡缺望者必盡欲以取平庶同底於太甯以其享於極治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北盟會編

議遷都燕京詔 天德三年

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甯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有歲時之滞凡申款而待報乃欲

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并尚書之亞省會歸機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粤在一隅而方疆廣于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苦於驛頓未可時巡于四表莫如經營於兩都眷惟全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域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罷萬戶官詔 天德三年

太祖開刱因時制宜才堪統衆授之萬戶其次千戶及謀克當時官賞未定城郭未下設此職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攬威權其戶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是官若舊無千戶之職者續思增置國初時賜以國姓若爲子孫者皆令復舊 金史

遷都燕京改元詔 天德五年

門下朕以天下為家固無遠邇之異生民為子豈有親疎之殊眷惟舊京逖在東土四方之政不能周知百姓之冤艱于赴愬況觀風俗之美惡察官吏之情勤必宅所居庶便於治顧此析津之分實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嚴宗廟之奉迺相宮室之宜遂正畿封以作民極雖衆務之畢舉冀暫勞而久安遽落成消日莅止然念騷興于役力豈無重擾于黎元凡有科徭皆其膏血遂至有司之供具亦聞享上以盡心宜加撫存各就休息載詳前代赦宥之典多徇一時姑息之恩長惡惠奸朕所不取若非罰罪而勸善何以勵衆以示公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斟酌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為貞元元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為京師不當以為稱號燕京可為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上京東京西京依舊外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又爵祿所以勵世而磨鈍也前此官吏每有覃轉資給賢否不辨何補治功繇

今定都之始所冀上下協衷恪恭迺事若俾一夫不獲其所則何以副朕遷都爲民之意故特推恩以示激勸可應內外大小職官並與覃遷一官於戲京師首善之地旣昭示於表儀詔令責成之方其勿怠于遵守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修汴京大內詔 正隆元年

朕祗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虞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華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 大金國志

廢榷場詔 正隆四年

自來沿邊州軍設置榷場本務通商易于民用其閒止因隨處榷場數多致其夾帶違禁物貨圖利交易及不良之人私相來往未

為便利可將密壽頴唐蔡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等處榷場並行廢
罷只留泗州榷場一處每五日一次開場仍指揮泗州照會移文
對境州軍照驗施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諭宋國詔 正隆六年

朕在位使心坦然四鄰歸貢逾有年矣皆出於祖宗洪厚德澤也
念境內羣寇越擾邊民叛逆於南宋況兩淮之民舊屬宋處自來
狠子野心始宋自來我朝盜買戰馬後至彰露而止又以探報羣
卒諸路變形或作紅巾或作商旅或兩朝奸吏妄設悠詞撰造異
端而無厭意貪婪榮身鬧作兩朝講好親睦之意朕已詳之今朕
親將五百萬兵速降夏國以九月下旬回國遣使往宋以決鎖宋
君臣父子各宜堅心謹守諸路故茲詔諭 北盟會編

招宋王權詔 正隆六年

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
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

有虔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若執迷不反朕今往瓜州渡江必不汝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以上原列卷四

金文最卷三目錄

詔令

遣夾谷衡諭知東平府事完顏守貞詔明昌二年
諭諸王府傅尉詔明昌三年
諭王僑詔明昌三年
誅鄭王允蹈詔明昌四年
鄭王允蹈伏誅布告中外詔明昌四年　見文雅
賜阿里不名衡詔明昌四年
責平章政事守貞詔明昌五年
諭宮吏詔承安二年
奬諭豫王永成進馬詔承安二年
奬諭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增繕隄牆詔承安三年
答高麗光孝王請以弟晫權守軍國詔承安三年
詢問高麗光孝王詔承安三年
允高麗靖孝王權守軍國詔承安四年
冊封高麗靖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承安四年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詔令

世宗即位大赦改元詔大定元年

門下朕惟前君乃太祖皇帝之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内撫外甯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前岐國王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匡救敢行簒弑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

一前來皇叔元帥曹國王自先朝以親賢當任止因簒位之初自懷恐懼無故殺害

一前來太宗受太祖遺命不忘至公傳位前君諸子並當職任止因簒位之初自懷疑懼將太宗親子太保曾國王中京留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宰相胡沙霍王散里海王撒揭穆王胡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子婦等七十有餘口並以無罪盡

行殺戮不留其一二
一開國功臣晉國公王孫領行省楚國王阿辛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將阿辛并兄子嗣三十餘口並駙馬丞相幹古剌並宗室海州刺史等五十餘口並以無罪盡行殺戮
一左副元帥國王撒海累建功勳止因篡位之初自懷疑懼計搆遙設以白礬書假言宮外拾得令其誣告并其子御史大夫沙只并子孫三十餘口及太祖親弟遼越國王男平章字弟兄子嗣一百餘口兵部尚書毛里弟兄子嗣二十餘口太皇太妃并子任王喂呵並以無罪盡行殺戮
一前來太祖長女公主兀魯哥係曹國王親姊因篡位之初無故殺害
一故西京留守蒲甲馬爲是視口自懷疑懼無故殺害
一開國功臣皇叔太師梁王長子韓王臨氏清正忌其聲譽令其家人誣告勘問不成故意殺害

一應係開國功臣太祖太宗時已經封贈王爵無故並行追奪
一會甯府係太祖興王之地所建宮殿無故拆毀
一中都大內營造累年殫竭民財不可勝計民力未定仍拆毀南
京大內再行修蓋並皆窮奢極侈土木之功前所未有
一因伊小兒病死卻將乳母并醫人盡行殺戮
一宋國講和之後臣禮不闕弃違信誓欲行吞併動衆興兵遠近
嗟怨醫人祁翰副陳諫不可更不循省便行誅戮并舊有軍器盡
行燒毀卻令改造遂致公私困竭生靈飛走無不彫殘
一近日以來皇叔曹國王被殺之後嬸母國妃納在宮中及親族
姊妹姑姪并應命婦有容色者恣行烝淫
一亡遼豫王子嗣三十餘口並以無罪橫遭殺戮
一嫡母太后會言不可南征之事手自弒殺其大逆无道古今未
聞
一德宗嫡孫節使母妻子弟并太師梁王兒婦孫婦等曹國王次

夫人并子及韓國夫人并兒婦孫等並以无罪盡行誅戮
一樞密院使北京西京留守等因北征回並皆誅族宰執亦被鞭
撻
其餘過惡不可備舉前錄數條稔於聞見遂致天怒人憤眾叛親
離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四方豪傑將士吏民咸懷怨苦無所
控告自遠而至者數十萬眾日來赴愬再三悖請不謀同辭咸以
太祖皇帝聰明神聖應期撫運皇孫繼嗣止予一人歷數有歸不
期而會朕推誠固讓至于再三請者益堅辭不獲已恭念太祖皇
帝創業之艱難祖宗社稷深懼乏祀俯徇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
始如履春冰宜推肆赦之恩以布維新之令可大赦天下改正隆
六年爲大定元年十月八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
罪无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以赦除內外大小職
官並與覃恩仍委尚書省條奏施行
一昨來發軍著軍人其間多有貧難之人欠少官司錢債及與僱

者兄弟子孫妻女姨妹或父母自行典僱深可憐憫赦書到日不
問新舊盡行放免
一據南京等處修蓋大匠槩行放免
一據契丹老和尚等昨行簽差南征遂叛及赦書到日並許經附
近官司投首並許原免依舊復業
一據昨因契丹人等作過其閒被軍人等將不在作過數內外官
員百姓及著軍人等命婦妻子孫驅奴并左右隣人一例驅奴虜
令來實可憐恤赦書到日仰隨處官司一一會勘驗端的發遣本
家依舊團聚往坐有所正係作過人等若與從軍人鬬斬亡虜了
家眷驅奴不在于放免如前來敗失在逃即日新來投首除親屬
外付本國人團聚到驅奴准已收虜爲定
一據逃軍雜背軍郎主并避役夫或犯罪在逃良賤人等赦書到
處並限一百日內許令陳首懲斷內軍人分付本軍收管如限滿
不首復罪如初

一據亡命山東澤聚爲盜寇赦書到處並限一百日經所在官司
日限陳首與免本罪分付原收管係內據頭領如能勸率其衆出
首委所在官司具姓名申覆尚書省奏聞當議別加須賞
一據自撫定亡逃死戶名下所著大小差撥並租稅限赦到並行
降放
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所在官
司歲時致祭
一據諸處暴露骸骨无人收葬者並委所在官司如法埋瘞
一應全改正徵收追究事件
於戲以寬而衆可御敢希堯帝之仁代虐而民允懷庶幾湯王之
德尚賴文武勵翼忠良贊襄咸告嘉猷永臻至治咨爾兆庶體予
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到日
主者施行 北盟會編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卽位賜臨潢尹移室懣詔 大定元年

南征諸路將士及卿子姪安遠斡魯古斜普兄弟具甲仗悉來推戴朕勉卽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邊事未甯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南京留守紇石烈志甯來討契丹今已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遁去兼起異謀若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老和尚不知朕已卽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 金史

卽位賜圖克坦喀齊喀詔 大定元年

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創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卽當召卿宜自勉之 金史

增將士賞典詔 大定元年

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萬國咸甯迨歲十載而正隆失道不務

持守害虐黎元无名弄兵致爾將士軍卒遂勤征役暴露風霜失仰事俯育之樂朕甚憫之自膺推戴以來再欲班師然邊釁旣生未底甯息濯征之謀固非得已重念賞典不明酬庸未允而又或失于稽緩令敕有司增多舊格比之國朝累行賞典特加優異頒降空名恩命仍出內帑金帛以助錫與一就付元帥仰于軍前視功輕重書填支賜於戲報國之心人所共有爾其奮厲忠節卻敵禦侮以息民永底平泰豈特一人之慶亦使爾士卒安業富貴澤及子孫豈不韙與其新定隨等軍功官賞已令尙書省頒諭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北盟會編

上閔宗謚號詔 大定元年

朕惟禮莫大于明分政必先于正名宜推是是之心用定尊尊之號爰申顯命誕告敷天前君乃太祖之長孫受太宗之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垂拱仰成委任勳戚廢齊國以省徭賦柔宋人而息兵戈世格泰和俗躋仁壽混車書于南北一尉候于東西晚雖

淫刑幾於恣意寃施弟后戮及臣工虐不及民事猶可諫過之至此古或有焉右丞相岐國王亮不務弼諧反行篡弒妄加黜廢抑損徽稱遠近傷嗟神人憤怒天方悔禍朕乃繼興受天下之樂推居域中之有大將撥亂而反正務在革非期事亡以加存聿思盡禮宜上謚號曰閔宗武靈皇帝既復鼎于位號庶少慰於神靈非眇躬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議鴻名已正允孚中外之心大分斯明遂絶覬覦之望庶幾率土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大金集禮

改葬熙宗詔 大定元年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扇奸黨遂成簒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于兆域之外仰惟

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閔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寶復加美謚尊曰熙宗先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擇地涓日奉還梓宮已于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于思陵庶幾有以安慰在天之靈播告中外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北盟會編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戒飭將帥詔 大定二年

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邀戰而駐兵閑緩經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劫掠數日後方追北霧鬆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 金史

諭從賊諸將士詔 大定二年

自契丹作逆有爲賊詿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之人

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 金史

答高麗莊孝王請以弟晧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一年

卿襲封二紀作屏一邦近者屢愆信使之期徒有郵書之報向深憂夫變故今始閱乎封章稱疾疹之淹延懼保釐之曠闕述其父命之遺囑欲以弟及而相傳付之伊人攝以國事卿言雖順朕意未孚續遣使騑往詢厥事 高麗史

詢問高麗莊孝王詔 大定十一年

卿撫有爾邦踐修世美及當茲歲附上封章告厥疾已曠於保釐謂其子不能于負荷述前人之遺囑讓母弟而相傳尙憂未出于誠心是用往須于詔問使騑來復奏牘宜詳 高麗史

允高麗光孝王權守軍國詔 大定十二年

卿遜居侯士望重邦人國常公爾以爲心適會友于之遘疾累遷章而數奏述遜讓之由來攝位從宜投誠有請意欲承家而保國

義當垂詔以加恩肆因使价之還姑用俞音之布續當遣使敕命

高麗史

冊封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二年

朕位乎天地之中託於侯王之上凡來咨來茹者蠢爾成功維藩維垣者固懷以德卿全圖經遠雅望得民以介弟之懿親篤前人之餘烈恭承友讓迓續世封宜膺藩錫之恩永對榮懷之慶今差某官某等往彼冊命仍賜卿衣帶鞍馬段疋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九旒冕一頂九章服一副玉圭一面玉冊一副金印一顆駝紐象輅一馬四疋別賜衣五對細衣著二百匹段納弓一張鵰翎大箭二十八枝鞍轡馬二匹散馬四匹　高麗史

改名告中外詔　大定十四年

天子之名貴難知而易避人君之德當寬御以簡臨以其字有子協音是使語涉于觸諱若因循而不改則過誤以誰無朕甚憫焉

期無犯者今更名仍令所司擇日告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其舊名
更不須迴避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大金集禮

答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十五年

省所上表告奏事具悉使介來庭奏函仰惣戴賜封之恩遡述有
國之由來謂寇攘卒起於不虞致職貢少稽于入覲迄用平定字
於聽聞載嘉侯度之恭宜固四封之守 高麗史

賜宋賀生辰使副銀合湯藥詔 大定十七年

敕某卿遠持慶幣來賀誕辰馳華驛以良勞次郊亭而伊邇宜有
節宣之餽以彰眷遇之優 北轅錄 以上原列卷五

增上孝成皇帝謚號詔 大定十九年

立愛立敬必自于家邦有尊有光莫嚴於宗廟仰惟武元之克讓
珍圖傳授于太宗追及文烈之賢能神器復歸于皇統混一彼四
海惟十有五年既示德以威懷乃仰成而垂拱行不言之教以御
下承維則之思而奉先政允若茲世克用乂竟晚年無及民之過

失在大臣當戮力以扶持而海陵王包藏禍心自行擬取廢黜徽號輒加惡名茲遘閔于不虞實無窮之遺憾朕丕承聖緒敢忘推本于祖宗上念神孫正可序升爲昭穆遷自別寢躋於太宮顯諡鴻名稽禮文而節惠至公大義式下土以成孚今已奉上尊謚曰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廟號閔宗升祔禘享禮畢於戲名言之行可以興禮樂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洪惟茲事之成實曰無疆之美咨爾率土體予至懷 大金集禮

賜皇太子詔 大定二十四年

朕以前月八日到遼陽此月二日達上京翌日祀慶元廟省方觀民古之制也汝守國任重夏暑方熾益當自愛無貽朕憂 金史

弔慰高麗光孝王詔 大定二十四年

君子不奪人之喪蓋將立教聖人有變古之禮所以從宜義或可行事當無避晧分茅守土繼世象賢邈居海邦恪守侯職頃以貢章之上遽罹母氏之憂朕亦惻然卿何堪處言念大蕃之寄豈宜

小節之拘已敕有司俾還從政壘裒破敵是能違兵革之權哀慕在心何必重苴茅之飾祖宗之業不可以不念軍民之務不可以不修夙夜畏天之威安甯保國之業 高麗史

祭孔廟用酒脯詔 大定二十六年

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大金國志

大赦天下詔 大定二十八年

朕自臨御以來夙寤晨興未嘗不以憂勞萬民爲心故稅賦常慮其不均刑罰常慮其不省民財常慮其不阜錢幣常慮其不通民間租稅多逋豈猶有被冤滯者乎一遇水旱或有貧不自給而仰食于賑濟者管庫宿貸或有貧無以入而庸身於官役者朕甚憫焉宜推曠澤以示深仁可大赦天下自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昧爽以前自雜犯死罪以下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咸赦除之於戲理冤結而周困窮惟帝王之茂憲沛利澤而崇寬

大實天地之深恩用恢仁壽之風以導和平之氣咨爾有衆體予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 思陵錄

諭上京留守古雲詔 大定時

上京王業所起風俗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 金史

以選舉十事諭尚書省定擬詔 大定二十九年

其一曰舊格進士軍功最高尚且初除丞簿第五任縣令升正七品兩任正七品升六品三任六品升從五品兩任從五升正五品正五三任而後升刺史計四十餘年始得至刺史也其他資格出職者可知矣拘於資格之滯至於如此其令提刑司採訪可用之才減資考而用之庶使可用者不至衰老其二曰舊格隨朝苦辛驗資考歷除者任滿回日而復降之如正七滿回降除從七品從五品回降爲六品之類今若其人果才能可爲免降其三曰隨路

提刑所訪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職事從宜遷注其四曰從來
宰相不得與求仕官相見如此何由知天下人材優劣其許相見
以訪才能其五曰舊時臣下雖知親友有可用者皆欲遠嫌而不
引薦古者舉賢不避親讐如祁奚舉讐仁傑舉子崔祐甫除吏八
百皆親故也其令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幾人違者加以蔽賢之
罪其六曰前代官到任之後卽舉可自代者其令自今五品以上
官舉自代以備交承其七曰隨朝外路長官一任之內足知僚屬
之能否每任可令舉幾人其八曰人才隨色有之監臨諸物料及
草澤隱逸之士不無人才宜薦舉用之其九曰親軍出職內有尤
長武藝勇敢過人者其令內外官舉提刑司察如資考高者可參
注沿邊刺史同知縣令其十曰內外官所薦人材卽依所舉試之
委提刑司察訪虛實若果能稱職更加遷擢如或碌碌卽送常調
古者進賢受上賞進不肖有罰其立定賞罰條格庶使人不敢徇
私也 金史

初置九路提刑司賜北京提刑司蒲帶詔 大定二十九年

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瀆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 金史

諭孟宗獻詔 明昌元年

朕新御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于殿陛四爲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畀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 玉堂嘉話

諭沁州刺史李揖詔 明昌元年

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 玉堂嘉話

命追復故吏部侍郎田瑴詔 明昌元年

蓋自田瑴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

數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戶朕甚憫焉惟旌賢顯善無問存沒宜推先帝所以褒錄忠直之意並加恩䘏以勵風俗據田轂一起人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蔭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金史

答尚書左丞守貞以久旱表請解職詔 明昌二年

天嗇時雨薦歲爲灾所以警懼不遑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答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 金史

遣夾谷衡諭知東平府事完顏守貞詔 明昌二年

卿勳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日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知內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歉正賴經畫卿

其爲朕往綏撫之 金史

諭諸王府傳尉詔 明昌三年

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閒或違於理所以分置傳尉使勸導彌縫不至于過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就諭諸王使知朕意 金史

諭王傪詔 明昌三年

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若殿年降敘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 金史

誅鄭王允蹈詔 明昌四年

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叔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其爲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

王冀宰國久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宰同産之愛駙馬都尉唐括蒲剌覩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覓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言用是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新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以禮收葬仍輟朝二日 容齋三筆

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賜阿里不名衡詔 明昌四年

朕選大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 金史

責平章政事守貞詔 明昌五年

挾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交臣子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

本出勳門寖登膴仕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葢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曾報効之弗思輙私權之自樹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趨向徼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爾復覩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凡有官使斂爲已恩謂皆涉于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淸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 金史

諭官吏詔 承安二年

今紀綱不立官吏弛慢遷延苟簡習以成弊職官多以吉善求名計得自安國家何賴焉至於徇情賣法省部令史尤甚尚書省其戒諭之 金史

奬諭豫王永成進馬詔 承安二年

卿夙有儁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于外服來輸駿于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于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奬 金史

奬諭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增繕隄牆詔 承安三年

直乾之維扼邊之要正資守備以靖翰藩垣壘弗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卒民不知勞雖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爾忠勤辦茲心畫有嘉乃力式副予懷 金史

答高麗光孝王請以弟晫權守軍國詔 承安三年

卿嗣爵遐陬撫封歲久逃退讓以去位疑事變之非常迨閱奏緘備形懇切自以衰疾難任機務之繁且述父言欲令弟及久曠藩宣之寄已從權攝之宜雖若出於卿誠顧未孚於朕聽續遣信使往咨其詳 高麗史

詢問高麗光孝王詔 承安三年

久撫海邦逃形誠懇自以嬰疾難於奉藩乃追述於父言且并陳

其子讓欲令母弟傳授爵封謂其能事於上朝已俾攝行於國政驟達於聽未察所從將命使以卽觀庶得卿之誠素具詳奏牘無或隱情 高麗史

允高麗靖孝王權守軍國詔 承安四年

卿比飾使騑肅馳緘奏備敘兄讓兼徵父言慮有曠於撫封乃從權而攝事詰其端緒亦既合符茲復貢於欵誠冀獲承於世爵載稽公義爰俾俞音續當遣使冊命 高麗史

冊封高麗靖孝王開府儀同三司詔 承安四年

胙土尚規所以就傳於國政象賢立德亦惟安享於世封粤稽予之故區實三韓之舊壤根本固而所庇者久枝葉茂而其承者蕃享茲世及之休卒自慶流之永載數新渥用煥異恩咨爾晫秉性安和持心協睦賢明素出於天性名譽寖稱於國人屬其兄病且日加捨其子位將沖昇露章求上誠意可嘉肆朕聽之具字管邦儀而往代今遣使大將軍大理卿完顏愈將節冊命爾爲開府儀

同三司永爲藩輔於戲俎豆遺俗尙循舊者有年昆弟傳家復聯芳而累葉宜克念於綿遠以無忘於寵綏往欽乃心其服朕命高麗史

賜高麗靖孝王車服金印詔承安四年

分命侯邦是惟屏翰嗣膺世緒厥其故常茲臨遣于使騈往就加于典冊其承恩數益懋忠勤今差使某官往彼某命仍賜卿車服金印匹段弓箭鞍馬等物具如別錄至可領也高麗史

諭諸路按察司詔泰和五年

近制以鎭靜而知大體爲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爲不稱由是各路按察以因循爲事莫恩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尙莫能畏戢自今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鎭靜者爲稱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申愬者是爲曠廢金史

獎諭完顏匡敗宋詔泰和六年

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肇馬

而渡如涉坦途荆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金史

奬諭羌酋青宜可內附詔泰和六年

卿統有部人世爲雄長嚮風慕義背僞歸朝願效純誠恆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僞牌朝廷之馭諸番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底承服我新恩永爲藩衛金史以上原列卷六